

保卫处长

桂雨清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保卫处长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卫处长/桂雨清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354-2399-X

I. 我…

II. 桂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9232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 责任校对:刘惠玲 朱久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孝感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.25 插页:3

版次: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92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桂雨清，48岁，天津人。出版过长篇小说《血雨》、《蓝色妖姬》、《银环蛇》、《醉女人》、《一个女人和电影的故事》、《佛殇》、《走过天堂》等八部长篇小说。电影《假大侠》、《都市和尚》、《蓝衫女匪》、《剑吼长城东》、《路神》、《补天》等。电视剧《马本斋》、《百戏人》、《马三立》、《燕子李三》、《大明宫词》、《蓝色妖姬》、《侠客行》等，共四百余（部）集。



这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。

尽管是小说，但著者愿意读者对号入座。

某些文化官员的腐败，比一般的经济犯罪更令人骇然，
是无声息的白蚁军团，蛀蚀着民族精神的脊梁……

第一章

1

小人物马手道简介——男。已婚。党员，四十八岁（本命年）。光荣军转（反击战荣立三等功）。现任电影制片厂保卫处长。拥有一间办公室。光杆司令。配置“雅马哈”旧摩托一辆，被公安局淘汰的手枪一枝（枪膛生锈）。无显著嗜好，只是爱收藏文化官场秘闻，自己做资产评估。

2

马手道高而瘦，尤其腿细，却爱穿东北大裤衩，显得滑稽和善。可正月初二那天，那花格的大裤衩子，被戴着假宝石戒指，粗糙邦硬的小手脱下来了。那小手曾在黑土地上种植过大豆、高粱，如今，却直接种植金钱。

正月初二这天，上帝将马手道的命运无情地改变了。四十八岁，后面的年月不知还有多长。谁也无法替马手道设计

以后的日子。如今的祸和福都是瞬间即来。

马手道穿着休闲装，迷魂似的跟着三个老板喝酒。他知道，他胜利地将三个王八蛋灌醉了，投资电影的事基本搞定。三个老板惟一的条件是花钱买名声，主旋律的影片，拿华表奖。拿了政府颁发的如铁券丹书般的奖状能解决许多缠手问题。比如，可以继续拖欠银行贷款，而且能继续贷款，与大腕影星和品牌文化官员合影，刊登权威报刊头条，总之，是件后市利好的英明战略。

现在拍摄一部老百姓知其名、对不上号的电影不贵，一般需要三百万左右。对不上号是因为这些电影就像一群没鼻子没眼的后脑勺。这是报纸和电视告诉大伙儿的，人市商场里有一堆后脑勺，谁去认领和购买一堆后脑勺呢？

三个老板分别叫琉璃、钧慈、井太岚。三个贼头贼脑的都有小蜜，没有就不正常。喝酒时，相互交换着自家小蜜的可人过人之处，大笑之余，喝酒。喝酒。

马手道认为正月初二是喝酒的日子，其实在中国没有哪一天是不能喝酒的日子，可他万万想不到，正月初二是他不该喝酒的日子。

后来，马手道真想在四十八年前出生时，用沾满羊水的手，摇动血淋淋的娘，将 1999 年正月初二这天抽出去，就像扔到白瓷罐子里的脐带。如果知道有初二这天的耻辱，他宁愿回到子宫，回到爹的睾丸里去。他骂爹，爹就是天！

云香阁茶社是准色情场所，像妓院的名字，黑白道上颇有小名声。

一群便衣警察闯进茶社，灯光蓦然大亮。那些东三省小姐们没有尖叫，像黑土地那么沉着。三个老板规矩站着。马

手道肚子里的酒开始孵化，唱着古怪的歌子，这是在云南边境猫耳洞里，师长给他们编的，那时，他是营级参谋，负责士兵娱乐，也就是鼓舞士气。后来，又干保卫，部队里也有小偷小摸，搞男女关系的事。

当时，他大醉，眯缝着眼，看着便衣警察。

警察先亮出证件，又给他一耳光，因为他的大裤衩在脚脖子上，那不雅物件不在乎对警察是不是不尊。不懂得老鼠遇到了猫，多少给猫点面子去回避，其实，老鼠不醉也未必怕猫，只是大年初二是喝酒的日子，猫怎么会突然闯进茶社？后来，马手道才知道，这家小茶社打点猫是有些办法的。

后来马手道在家赋闲时，突发奇想，全国有很多娱乐业殿堂场所的名字，越来越像妓院，怎么文化官员就不出来管管！

直到被揪进汽车内，马手道才想起自报家门：

“我是电影厂的……”醉意未消，语音含混。

紧挨他坐着的警察想乐，但用烟卷堵住了嘴。

“电影厂的保卫处长！”

抽烟的警察一愣。醉意浓重的马手道始终记住他瞬间的神色，几次判断，几次一样，警察感到厌恶和惋惜，还有点埋怨自己多此一举。不过他是执行公务，正在家喝酒的时候接到命令。

马手道大声叫着：“我是厂长派出来喝酒的！”

警察抬起胳膊抽烟，好像不经意，撞到他嘴，顿时肿了。

一个高大英俊的警察，自始至终观看着，没有语言和行

为。

三个小时后，在审讯室的马手道急于想看看为自己服务的小姐的长相，遭到警方拒绝。

高大英俊的警察叫萧大业，三十岁，年富力强，满身腱子肉，拿过全省散打冠军，眼睛很大。

刑警萧大业开始审讯马手道。气氛很平和。在公安老江湖萧大业的眼里，这案子算是鸽子屁。但马手道知道自己完了，首先想到名声，老婆孩子，还有党籍和职务。但他没哭，更没狡赖，实话实说。萧大业很随意地录供，写得很快，很潦草。

想见见为自己服务的小姐，马手道再次提出要求。

萧大业抽烟很凶，大眼睛眯缝着：“你还想再来一次吗？”

“我根本没看清那女人的面貌特征。”

“还挺专业的。还特征。难道不承认你进了随便挑选的色情超市？”

“我要挑选，我是王八蛋！”

萧大业嘿嘿笑着，拿起电话通知电影厂。马手道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，上前去抢夺话筒，被萧大业用胳膊一顶，马手道跌坐到地上。

在淫窝里从事色情活动，一个保卫处长，这意味着掏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搂动扳机！

大年初二，电影厂只有保卫处屋里的电话在响。马手道是光棍司令，他犯了事，没人接。萧大业又给电影厂的上级单位打电话，市委宣传部。

马手道急了，大声叫着：“你真的不给我留一点余地

吗？”

萧大业揪住他，愤怒道：“就因为你是保卫处长，我才不放你一马！操，我恨你们这帮吃喝嫖赌的政府官员！”

“我是被骗的，这是个圈套！”

萧大业得意地扬扬手里的笔录，拿起一支烟：“我又为老百姓逮只老鼠，可惜太小了。”

马手道绝望了，索性吼叫：“大个的老鼠，你敢逮吗？！”一口秽物从嘴里喷出，大都是海鲜，强烈的酒气在审讯室打了几个漩涡。

凭借经验，萧大业判断，马手道的酒劲儿“二返途堂”。他曾抓过几个嫖娼的干部，这时大都下跪哭泣不已了，有的甚至还撞墙想自杀。不大不小，戴顶子、吃皇粮的干部就怕为此“曝光”，这相当于割掉新郎的命根子，令其绝后。萧大业痛恨那些玩小姐的干部，妈的，连封建王朝官员都不能嫖娼！如今怎么啦？只可惜他逮不着大个儿的，大个的老鼠出来，都有猫护驾，玩玩小姐，毛毛雨。

萧大业就像是小说里的“亚瑟”，总是一句话“杀老鼠”，梦里也说，像中了邪。他指的耗子，不是“嫖客”。

他不信自己业务低能，但他实在无奈，那些星级酒店，豪华别墅和一掷千金的娱乐场所都有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，再说，那些微服的官员，往往会把女郎带到温泉别墅去。他理解马手道，都是同行，谁也别糊弄谁，连老百姓都“门青”，嫖——是腐败大堂里的小老大，也算大，又不算小。那次坐出租车，老“的哥”宣泄，数落着歌谣，其中有一条：十个官儿九个嫖，还有一个在毛腰。毛腰干啥？找壮阳药。“的哥”竟然问萧大业去不去“蹦锅”？中介费五十元，

三十元也可以。

他谙熟这些黑话，西北的“褥子”，东北的“打炮”，西南的“打洞”，中原的“挂鸟”，本地叫“嘣锅”种种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就是一个“嫖”。

老百姓说，中国的地下，蕴藏着的不是石油了，是赌是嫖是毒品。萧大业恨不得钻到地下，一把火，烧个干净！

完全可以将老“的哥”按皮条客抓起来，可他没有，只是沉默。因为他去岳母家赴宴，岳母好久不请女婿了，这次是因为小舅子屡嫖不改，罚款要被劳教。他不去，妻子地不做饭，床上做冬眠，把眼窝哭成熊猫。

“干这行当，真难。”萧大业自语，潜台词是可怜自己。

“的哥”却说，干那行当赚钱容易得很，如今嫖客都偷摸着，心理负担重，所以小姐们就三下五除二，把客人打发出来。人家赚的面额以百元为单位，我们车夫呢？是他妈的五元起价，反正有鸡搭车，我绝对让她们坐后头去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老“的哥”一龇黄黑相间的牙，猥亵地笑：“她抓你裤裆，不给钱。喂，你去吗？新开的一家，有后台呢？”

“你说我去不去呢？”

“看您这阴沉的脸儿，就知道家务不和，玩玩儿，回家您一哄太太，她还准高兴，满天云彩满散。性命性命，不得先把性排在第一位吗？”

一向敬业的萧大业完全可以顺藤摸瓜，到那个淫窝里去，捣毁一个“炮楼”。炮楼也是如今江湖新“春点”。可 he 不想去，他觉得一个刑警，应该去做男子汉的事，自己流血或防止群众流血，要么，去侦破大案、要案，可他被分配的

偏偏是“扫黄”，打得野鸡漫天飞，吓得嫖客遍地跑。

刑警队戏谑称他为“抓鸡能手”，听着窝气。

有一次嫖客逃跑，竟从三层楼跳下，摔成了植物人。那些像疯子一样逃窜的，警察开枪示警，多少有些小题大做。两个气喘吁吁，老百姓围拢上来，想拳打脚踢，问是不是截道或杀人越货，作为堂堂刑警，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，这是个“逃单”的嫖客……抓赌抓嫖，没意思，行动没张力，眼睛脏得很，连手都齜齜，刑警的含金量也渐渐低了。

老“的哥”满口污言秽语，车渐渐偏离路线。萧大业只得掏钱，故意让他看到屁股后的快枪套。“的哥”一惊慌，车险些撞上提篮子过路的中年妇女。

“的哥”不敢要钱，想打自己嘴巴，口口声声说遇到了好心人。萧大业没说话，下了车。那出租车飞也似的跑了，但从车尾放出的屁，能感觉到老“的哥”在骂街……

现在，看着面色苍白的马手道，他俩一直沉默。

萧大业不想再讯问下去。他不喜欢，没兴趣。

马手道情绪稳定下来，语调和眼神哀求着，是真的，他要求和小姐对质。其实，小姐想贼，贼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想对质绝对是弱智。

刑警孙越文走进，仔细打量着马手道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又将烟盒递过。马手道看了他一眼，年轻，轻松的小伙子。马手道贪婪地拿起一支烟，孙越文为他点火。因为一进分局，裤带，鞋带，所有的携带品都搜出去，早晚还是你的，这是看守所的规矩，但分局提前做了，免得出麻烦。

孙越文始终笑着：“保卫处长，电影厂的保卫处长，刘德华见过吗？他那嗓子真臭，还没我高吧？”

“说真的，也没你长得好。”

“还珠格格来过你们厂吗？”

“来过，来过，我还给维持秩序呢？如今，傻……太多。”那个字没说出来。

“拍什么片子？”

“没谈成。酬金太高。我们厂穷，勉强发工资。大头朝下，退休的占百分之五十五，我还算年龄小的，有个叫郎当的女士，已经四十四了，算是厂花。怎么，你们爱看还珠格格，听说，她还要来谈判。”

孙越文轻蔑一笑：“还珠格格，还珠姥姥我也不看。我们就爱看纪实性的大案侦破过程和结果，解气过瘾。”

一支烟几乎毫无遗漏口鼻外，马手道又感到一点希望。

孙越文随意看着笔录：“已经通知你们上属单位了，一会就来领人，你先等会儿吧。”他将香烟扔给他。

马手道谨慎道：“打火机。”

萧大业一盒火柴扔给他，站起身想走，他觉得没意思。

马手道开始抽第二支烟，试探道：“我是你们的盟军，能保密吗？我认头罚款。”

孙越文审视着手微微颤抖的马手道：“我看你，还不是惯犯。爷们儿，您就是好这口儿，也不能到那地方去啊！那是什么地方，低级消费，档次太低啦！”

马手道：“我真是喝得一塌糊涂，那茶社，叫什么名来着？什么茶？冒充龙井，味道跟老农民的草帽似的。”

孙越文：“你还挺幽默。大萧，我看，罚款算了。”

萧大业点头，看着手表：“记住了，干这事，丢人。尤其是中国人，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，可嘴一点也不饶人。国

家干部，还是保卫处长，一旦传出去，就得调离，就得搬家。”

马手道轻松了些了，等待着上属来领人，他和省委市委文化官员打得火热，上任五年多，电影厂案子一个没有，第一是不想得罪人，再有能救人就救一把，但主要原因是外事太多，譬如，跑到广东、甘肃去拉钱拍片，给出国的文化官员，走捷径办护照，绕着圈子，让市领导拨款，还有为厂里违点法……有时很难，得说谎，还得收集领导近期的天气阴晴表，譬如，首长刚刚看完一出爱国主义的京剧《挑滑车》和诙谐的《法门寺》，回来就兴奋得很，这时，就得去。站在他面前请示报告，说这部影片，是讴歌下岗女工，如何自强不息，成为富翁的……于是喝茶的首长，就划了圈儿。财政局就开始掏口袋，喝酒，办事，再喝酒，成功。这些年，马手道的酒量逐年增大，已成酒仙了，也算是电影厂的功臣。

马手道狼狗跑成了细狗，一辆“雅玛哈”跑了九万公里。他会修理摩托，包括汽车，电器，除了飞机不会修理，其余全会，外号“全能”。

此刻，马手道自信，电影厂没有他这“全能外交官”，那些庸才蠢才都会现原形。他是各级领导的心腹。

能听到首长发牢骚、不满现实，醉酒吐真言的，才算是心腹。

这就是马手道收藏的摆设，他从来没想拿那些收藏当商品。

红机子响了。红电话机是权威，里面甲乙双方都不是老百姓，而且老百姓无论如何也没本事串线。

他的心开始收缩，心跳加快，仿佛能听到喉咙里的声音，像木槌敲着地毯。

萧大业接电话，神情严肃，一连说了几个“是，是，一定照办”。

孙越文吹着口哨走了，又推开门探头：“大萧，那几个鸡，是收容还是罚款？”

萧大业没理他，将门关闭，在马手道身边站着，然后，转了一圈。看了看恐惧的马手道，目光移转到别处：“是局长打来的。你是保卫处长，关于干部违法乱纪的文件，你自然是看了。这么说吧，你踩着点儿了。”

黏黏的冷汗浸湿了马手道的衣服，汗是从头顶百汇穴涌出的，是血。大量失血的马手道觉得身体在萎缩，嘴像生锈的门，半晌道：“到底……怎么处理……”

“收审。”

马手道的眼睛慢慢闭上，再也不愿意睁开，嘴张着，嗫嚅着，他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

萧大业口吻温和许多：“你真的只是这一次吗？”

马手道像具僵尸，毫无气力道：“还有一次，陪香港片商看艳舞。洗桑拿浴，按摩。公款……”

“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？”

“送被褥和香烟？”

“我想，你先别那么说，就说出差了。”

马手道终于流出眼泪，但他仍旧闭眼，喃喃道：“我是初二的生日。”

马手道的家很新很大，刚搬家一年。五楼越层，复式结构。米兰长得很茂盛，每天享受着透过落地窗的阳光。还有翠绿的发财树和满地的鹤望兰……

儿子的电脑已经上网，马陆长得憨厚，聪慧，对人很有礼貌，但寡言。儿子的屋内，铺着新疆地毯，那是转业费买的，也算是与妻子刘曼结婚五年的纪念。他和妻子睡在楼上，孩子大了，与父母分居，就是变相给了中年夫妻的二度青春。他们终于可以打开床头灯，终于可以喘几口粗气。搬来刚刚半年，妻子的面色就细润白皙了。

他与妻子青梅竹马。在云南边境的枪炮声中，刘曼的体重只有九十斤，现在，差不多一百二了。舒心的中年刚刚开始。

这座房子，是刘曼的梦。他们结婚时住仓库，后来住九平方米半的伙单（两家一个厨房，一个茅房），六年，隔壁是个光棍歌唱家，是装前卫的疯子。打鼾胜过他独唱的水平，而且拉屎从来想不起用水冲……

新房子装修得不错，但借了六万块。因为这座楼里，住户大都是新搬来的。一起装修，相互攀比，差距不好意思拉大。新居住人员百分之八十是电影厂的形形色色。隔壁是个神经兮兮的作家，过着鬼日子，子夜一过，屋内就一阵响动，写作还有声响吗？作家比歌唱家还疯……

对门是一日行中天的导演古岛，大胖子，文墨书卷气很浓重。屋内装修得时髦，又有传统的角落。

这三家的关系很和睦，男人女人年龄相仿，三位太太相敬如宾。

作家的名字很别扭，叫“扭笔”。

扭笔肾亏，上楼气喘吁吁，只要听到马手道屋内人声喧哗，很旺的人气和菜肴香气破门而出，就站上片刻，艳羨至极。

作家很孤独，有些“自闭症”。因妻子郎当是厂花（即将凋谢的玫瑰）爱厂如父，作家为此恨恨不平，但也无奈。刚开门进屋，病猫“迷糊”就卧在楼梯上喵喵地叫着，迷迷糊糊到这人家落户，也算是命苦。

扭笔打开电视，经常对着电视骂街。骂得莫名其妙。他看什么都不顺眼。

病猫“迷糊”经常看他脸色行事。

电话响了，扭笔是很自私的，他想聊天时，就把插头插上，享受孤独时，就装模作样地端坐，捻着十八颗数珠，电话插头就拔下。此刻，他想聊天，正好。他希望是个温柔的女性，却是隔壁导演古岛，他很沉重，很神秘。说有要事相告诉，让他开门，而且悄悄的。

对于扭笔，他所认为的要事，一是妻子出轨，当然人家不会说。第二就是天灾人祸，再有，就是提醒他，哪个女人喜欢上自己了。

古导演身材魁梧，秃脑袋，大聪明。侧身进来，脚步很轻，神色神秘，甚至面部肌肉都在细微地颤动。

他选择是站是坐，最终还是站着，转着圈儿：“告诉你一件大事。千万别跟人说，发誓，说了，你是什么？”

“王八。”